

## 韩阳十景之 鹤岫朝烟

□ 方明

清光绪版《福安县志》以：“晓烟一抹，雉堞迷离”八字，为鹤山勾勒出朦胧的轮廓。这座与龟湖遥相对峙的城东山峦，自明清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灵秀之地。清邑人李馨诗中“鹤岫出单椒，俯阍城东路。山烟起蒙蒙，初旭迷岩树”的晨光写意，与陈从潮“拂曙岚烟浓，蒙蒙山正晓”的工笔描绘，共同构建出“鹤岫朝烟”的诗画意境——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山岚，整座城池便隐没在流动的雾霭之中，登山者恍若踏云而行。

每当清晨，山间云雾缭绕，朝烟袅袅升起，登临其巅，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，城市的喧嚣仿佛都被这朝烟所笼罩，诗意盎然。如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建筑物的兴起，那青山树木葱茏、初升太阳也迷岩的情景无法领略，那股欲眼迷离的曙岚朝烟亦荡然无存，钢筋水泥扩张蚕食了自然景观，古人笔下“烟拂红霞袅娜来”的晨雾奇观已难寻觅。登山所见，唯有道观飞檐在楼宇缝隙间若隐若现，檀香与市声在海拔200米处奇异交融。

乙巳初夏周末之际，只身登临鹤山，寻觅鹤岫朝烟，拾级而上时，水泥路中的青苔仍沾着晨露。这座曾被清人李馨形容为“山烟起蒙蒙，初旭迷岩树”的鹤山，如今在钢筋森林的包围中，像一幅被裁去留白的古画。

山巅矗立鹤山道观，依山势层叠而上，位于城北街道东风社区、棠发洋社区、城南街道南郊社区交界处，大罗宝殿等主体建筑以15000平方米的规模铺陈于山巅。这座始建于万历年间（1573—1619）的全真道场，历经数百年香火传承，现存建筑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陈信桂道长主持重建。当年这位年方二十的少女离乡筑观，用三十余亩山地缔造出闽东重要的道教圣地，气势恢宏。

笔者穿越时空，遥想当年在尚能见证“鹤岫朝烟”的年代，黎明时分的鹤山宛如未干的水墨长卷：乳色雾气沿石阶流淌，将青榕古松晕染成深浅不一的墨块；山雀振翅划破凝滞的雾幕，荡开的涟漪里偶然露出山下村落的黛瓦。登山者衣袂沾湿的片刻，会看见阳光突然刺



透云层，让凝结在蛛网上的露珠骤然化作七彩光点——这般转瞬即逝的幻境，正是“不知下有城池”的玄妙注解。

而今虽已无古人：“鹤恋青榕去不回，岫横东廓势巍巍。朝阳喷薄含羞态，烟拂红霞袅娜来”之美景，自然景观式微，但鹤山道观仍以晨钟暮鼓延续着文化血脉，祈愿莘莘学子迈入高等学府深造。在建的鹤山书院与道德经文化长廊，试图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重构“一山青黛浮云上”的人文意境。当游客立于大雄宝殿前远眺，或许能在某个湿

润的清晨，与古籍中记载的“雉堞迷离”隔空相遇——这或许就是文化记忆最动人的延续方式。

下山时特意绕道残存的明代石阶，指尖抚过被香客磨出包浆的护栏。回首望山，恍然惊觉方才的云烟幻境已深印心间，总希望能呈现“一山青黛浮云上，万树空蒙滴翠中”鹤岫朝烟的山水人文景象。

山风穿过钢架结构的啸叫，取代了雾霭摩挲松针的沙响。鹤山道观的晨钟依然准时敲响，但召唤的已不是往昔的烟霞，而是我们对诗意栖居的永恒渴慕。

## 韩阳十景之 廉岭孤树

□ 叶子清



端午时节，坂中畚族乡廉岭村沉浸在“粽情畚乡 趣游廉岭”的安康喜悦中。此行的焦点，是心系已久的“廉岭孤树”。

孤树所在之岭，位于福安西南，古称“马山岭”，是昔日溪潭镇溪北洋通往县城的要道。清光绪《福安县志》载：“岭因薛明月先生名。中有古树，百尺无枝，霜皮溜雨。”这棵被乡人誉为“龙门之桐”、“孔明祠前之柏”的古树，承载着诗意的咏叹：“廉溪水洁怀明月，岭上虬松风骨存，孤木回春沾雨露，树姿枝态尽朝阳。”清人陈从潮亦赞其风骨：“高风标岭上，谁继白云端？古木饱霜雪，孤树耐岁寒。”

廉岭村，便静卧在这座仙岫山脉南麓，依古道而生，距市区咫尺之遥（3.5公里），平均海拔220米，是个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纯畚族村落，下辖六个自然村，二百余户畚族人家（主姓钟、雷、吴），世代聚居于此。青山环抱，林木葱郁，森林覆盖率高达80%。这片山水滋养的村落，自然风光毓秀，人文积淀深厚，先后荣获“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、“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”、“省级传统村落”等多项殊荣。

村名“廉岭”，源起一段唐代佳话，唐神龙二年（706年），福安先贤薛令之高中进士，成为八闽首位进士，官至左补阙、太子侍讲，一生清廉自守。至德元年（756年），唐肃宗登基后欲召恩师回朝，惊悉薛公已逝，哀恸不已，特敕名其家乡之山为“廉岭”，溪为“廉溪”，村为“廉村”。自此，“三廉”之名流传千古，廉岭亦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、以“廉”字命名的山川。

探访古村，时光的印记俯拾皆是：蜿蜒于山间的千年廉岭古道，曾是福安通往

西部的文化“丝路”；散落的清代古民居，黛瓦黄墙，土木精巧，层次分明，厅堂明亮，更有古炮楼巍然矗立左右，守护着历史的静谧；清同治年间的“廉岭亭”、“马山亭”遗址，以及明代烽火台，无言诉说着沧桑；保存完好的畚族婚嫁花轿、手抄的歌言歌本、古老的织布机，则为世人打开了一扇品读畚族璀璨文化的窗口。村中溪流潺潺，竹木掩映，民风淳朴，民俗浓郁，确是一处融合了畚韵、廉风、古意，独具桃源风情的畚寨。

作为“韩阳十景”之一的“廉岭孤树”，其传说更是神奇。县志描绘其“百尺无枝，霜皮溜雨”，千百年来栉风沐雨，傲立岭巅。相传此树与城中上杭虎井竟有灵犀相通——每逢中秋月圆，井水中便会映现孤树之影。乡人曾于次年中秋以红布罩树，井中之影竟也神奇地披上了红霞，成为世代相传的奇谈。

踏上古道，两侧古松参天，郁郁葱葱。同治年间修筑的“廉岭亭”依然完好，供往来行人歇脚。山顶岔口处，“马山亭”遗址尚存，古道西向七曲蜿蜒，曾有“清水亭”，岭下则通往打响闽东工农革命第一枪的老区基点村——马山村。村西南山岗上，矗立着一座明代抗击倭寇的烽火台，巨石垒砌，圆形合基，虽历经风雨，仍结构清晰，登临其上，溪北洋与福安盆地尽收眼底。

廉岭山水依然青秀，古道石阶依旧坚实，烽火台沉默伫立……然而，追寻的目光最终落定处，是那岭上空寂的一方。那株饱经风霜雨雪、见证千年沧桑的“廉岭孤树”，已然消逝在时光深处，唯余诗文与传说在风中低回，诉说着它不朽的风骨与曾经的孤标。

东山雪霁，作为韩阳十景的地理绝唱，雄踞城阳镇上沃村，海拔1184米的巍峨山体与柘荣县山脉血脉相连。古籍记载其“崔嵬逼汉，积雪难消”的奇观，明万历《福安县志》以“六月而寒甚”，道出这座“邑诸山之祖”的凛冽气质。清代邑人李馨“东山如玉屏，积雪初晴射”的咏叹，与陈从潮“晴霁宸山春，皎皎凌新月”的描摹，共同构建起文人墨客心中的冰雪圣境。

东山雪霁胜地，距韩城二十多公里，为韩阳十景最远之美景。冬季首雪覆盖时，山势崔嵬，积雪难消，银冠山体与苍松形成“群峰皆白首，霁光为开颜”的视觉交响。晴日城中远眺，可见雪线如工笔勾勒，这种闽东少有的高山雪景，成就了“无雪不过年”的农耕文明记忆。

清光绪十年版《福安县志》载：“东山雪霁，崔嵬逼汉，积雪难消。上有乔怪，聚大五丈。”邑人李馨诗曰：“东山如玉屏，积雪初晴射。幽潭耀微流，苍松偃寒柏。”陈从潮亦赋诗：“晴霁宸山春，皎皎凌新月。”更有者赞叹：“东风无力挽狂澜，山野浑然一色看。雪压群峰皆白首，霁光和煦为开颜。”可见东山之巅雪色茫茫，风光秀丽。

笔者春日造访时，站在山巅俯瞰四方，颇有一种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，虽未遇雪霁奇观，却见证另一重生命奇迹——杜鹃花在云海里鲜艳夺目，傲然挺立。盘山公路如白玉腰带缠绕山间，现代工程与自然造物形成奇妙共生，而西南方向沃野平畴的视野，依然延续着古人“羽化登仙”的审美体验。

当气候变迁使“东山无雪”渐成常态，李馨笔下“苍松偃寒柏”的景致，如今要往更高处寻了。这场跨越六百年的冰雪叙事正被重新书写：阳春三月偶遇的倒春寒雪景，成为珍稀的生态样本，霞光中积雪如“浴女纱衣”的比喻，暗示着自然馈赠的易逝性。从万历县志的记载，到当代登山者的凝视，东山始终是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，其雪线变化实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晴雨表。

在工业文明时代，“雪霁”意象已从气候现象，升华为精神符号——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永恒不在于冰雪不消，而在于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永不消融。放羊老汉念叨着：“从前雪能埋到漆树腰，现在连芒草尖都盖不全了。”

东山雪霁的消长，恰似一部微缩的文明演进史。当古县志中的“乔怪五丈”，可能已随雪线上升而消失，新一代福安人正在创造与山对话的新方式：或是记录映山红的花期变化，或是测量云雾层的化学构成。这座海拔1184米的高山，终究会以新的形态继续“为邑诸山之祖”——不仅在地理意义上，更在生态文明的觉醒中。



## 韩阳十景之 东山雪霁

□ 蓝天